

1450

100

艾

軒

集

六

有聲小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膳錄舉人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艾軒集卷九

宋 林光朝 撰

墓誌銘

敷文閣待制開國宋公墓誌銘

莆之南北隅可一日而至壤地為甚狹而衣冠俎豆所
自出是必有老成人者為之根柢宇宙百年幸哉一二
見之故敷文閣待制莆田縣開國伯宋公年七十八以
疾終來歲十一月甲申葬之南郭二十里公之先系來

自固始有曰駢者官至主客員外郎子為仁魯起居舍人徙於莆自是數世有家法公於宣德郎揚州觀察推官諱堂為曾大父贈中奉大夫諱琳為大父贈通議大夫諱現為父公諱棐字裁成以政和五年擢進士第調福州士曹掾移寧德縣令人惜公之去為立祠尸祝之又歷餘干邵武兩縣所至有名迹前時多事聚落竊發有劇賊張遇者轉攻所在勢欲向餘干一夕謀者來以公之畫為早定從間道引去又有毛湮龍范將軍者各

為束手不敢持兵然所遇須丁彊一不如意即裂啗食之道出邵武公乃聽空縣遠去及其來無所取是夕鼓譟直至卧内公徐起遣譬之終不為調一夫及差主管行在官告院遂為尚書郎扈從幸建康因留摠領大軍錢糧時張韓兩軍號百萬飛書趣調不容一瞬公於迫卒應酬之地常若有餘力是時通議公及母碩人陳氏為高年公乞移所遷官加通議五品服從之遂懇求補外得江南西路轉運判官以憂不及赴服除主管台州

宗道觀未滿遭內艱於是當路者多顧忌公再領祠及起家知通州移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江都被邊使者日相望公處之如無事以太府少卿召遷太常少卿顯仁皇太后上昇斟酌典故一出公手遂權禮部侍郎會朝廷謀帥越即以公為集英殿修撰出知紹興府兼兩浙東路安撫使公之使浙東也嘗攝府事唯整頓大要不事文書比再至越人安之屬淮上騷動聲搖近輔或欲募兵聚粟益戰艘為多方之說公從容無懼色至

是帖然乃力祈去除數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自此徜徉故里凡五年有為公築第僅容旋馬而公
自以為太過覽書卷不停手道往古興廢悉貫穿為有
用之語上辛之郊所得補任因以官其弟之子苕補泉
州南安縣尉居一歲以疾疾上章納祿有詔增秩聽致
仕公和易寬通若可狎而不可犯卒然而問未嘗不得
已為繆語每惡聞人過終不肯出一辭可否州縣事及
當官唯吾意所出雖要人勢家不能奪也公為郎時攬

衣出迎客後二十年公益貴顯有詣公者亟就舍公之
車且及門矣公長於尺牘年且八十每自作故人書有
所問弔一如少年時我數問公疾公以旦莫之人且整
冠危坐一舉手無弛容公未嘗以私問人人亦不敢干
以私故於其死之日門無雜弔者所配為朱氏封碩人
二子煜右通直郎權通判南劍州軍州賜緋魚袋炳將
仕郎女四人方廷贄李英仲林天覺李尹仲其壻也英
仲右宣義郎尹仲右迪功郎孫曰篆並將仕郎炳

及簡前公卒煜以公之行事屬我為之銘且固辭公為
先達無缺德而付之名位不足以動人者遠日且來乃
為叙其事於乎悲夫公之出處太史所書平生之言散
之州里有偶然得之者可以為終身無過之人噫吁三
歎而為之銘其辭曰

是維可書百耳所聞其或不書聽之云云斯墳三品約
諸奉常尺度所出無或誇張嵩嵩有銘是之取耳瞞然
一辭公以為恥

已陵史君方公墓誌銘

莆之耆舊彬彬可錄至是凋殘為可弔也已春正月已
陵郡守方公卒公諱擴字端立於莆為望姓長官有子
六人公為適出工部直下孫也曾祖諱謹微贈吏部侍
郎祖諱革終然晦處父諱希叔累贈右朝散大夫母宜
人黃氏大夫公通三經字說為時輩所敬從之游多顯
者有二子長曰柔立負雋才公早歲以父兄為師友不
去戶庭而所學有根株紹興二年擢進士第授南雄州

保昌縣尉南雄於汀贛為接連人多梗悍一歲不熟即去而為盜公嘗一至賊壕遇莫夜不即入有來覘者公方熟寐遲明乃發柵是不過一二言而決耳左司諫韓公璜尚書郎林公說持節南海屹然不可犯獨於公交口薦之循從政郎差建寧府建安縣丞用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閩縣轉奉議郎知温州平陽縣轉承議郎賜五品服公之為邑如治家舍竟日坐庭中聽民訟如對家人可不之辭故昏田節目隨意可見鞭杖無所用時

州郡苛急夏稅輸一絹率至萬錢公以為賦調倍蓰也
寧忤上官此必不可及侍郎張公九成尚書王公大寶
相繼來永嘉而公之說為勝時有健訟者辭連州縣部
使者來覆驗反以平陽麗水有善狀同白之朝有旨增
秩滿後且優擢之特授朝奉郎通判臨安軍府事累遷
朝奉大夫都輦治中往往多為丞郎公唯求外補遂得
知岳州前時兵興學館多闕士子至流寓他州薦送舊
籍從而減削公為之增復其數沿江表裏巴陵為重地

公嘗條利害凡十三事以內治為急而後攻守之技可
以次第施行之轉朝散大夫天子受內禪覃恩轉朝請
大夫乾道元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明年公裁六十以疾
甚頃刻即死尚捉筆為丹邱別乘歐陽君作挽柩歌辭
公平生無雜想積官至二千石奉養如布衣時每得一
食視之為有餘必於親戚故人分割而食之死之日有
道其事乃至出涕者故人来調貲費窘束貸之錢三十
萬一日聞其死以書來唁我云此季父之友也所恨與

之交甚淺可以此錢贖其喪吾嘗以是事實之心骨公如先我而死當為公書之昨者秩滿囊中無留錢一夕敦匠取布帛為絞紵且不足公娶通判廣州蔡君元璋之女贈宜人男四人伯達前賴州信豐縣主簿仲忽前撫州司戶叅軍季隨以遺澤當補官季駒及二女並幼孫男三人孫女一人以三年冬十一月壬申葬公於八瀨之西原諸孤哭而請銘我於公定交三十年則斯銘也不得為徒爾噫吁涕下而銘之其辭曰

維是恬風一何翩翩尺寸即上有所不然公為靜者所
觀在是有此一編何如阿時君山之顛白波搖搖我作
斯銘如彼大招

正字子方子寔銘

子方子次雲葬之西郭大平之原去之千歲當有按圖
而問者於乎子方子弭然而長曳然而彊弇然而張皮
然而揚緣尺寸而下又下之而人以為高自視若無所
用而人以為簡闔門見客如不欲出而人以為誇子方

子長於我先我而聞道吾事之猶吾兄我於弱年邂逅
得子飲酒可至數斗後五年客錢塘語及嵇阮李白石
曼卿不覺踴躍道其事子謂我翦今也不然一等人
物可以同出於舞雩之下則翦也唯恐後翦今也不然我
聽此語如宿醒欲去是非之心蓋自此分矣子東還我
留荅雪見一二長者鹽官施廷先吾與之定交此為子
之所畏者我得一人曰陸子嘗語陸子於子之前又一
人蓬絮而去乃為施子之友嘗寄食於洞庭之上則予